

述評人偉大八

盧特威喜著

邵宗漢譯

The Nine Etched from Life
by
Emil Ludwig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實價 每冊國幣七角

上海寧波路四十七號

發行人 鄭家駒

上海寧波路四十七號

發行所 長城書局

上海河南路育蓮坊十二號

印刷所 文明印刷所

初版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

譯序

原書本來包括九個人物的評述，但因德國的拉森諾似乎比較不爲我們所熟稔，而且在描寫方面也似乎過於瑣碎累贅，我便大膽地把關於拉森諾的一部份略去，故與讀者見面的譯本，只是八個人物的評述，而非九個人物的評述了，這是應該說明的第一點。

本書有一個特徵，與一般的傳記不同，這特徵，如作者在原序中所云：『本書所列九個傳記式的肖像，是直接從實生活刻畫而成的。』也許就是因爲這個緣故吧，批評不免有過份主觀的地方，敘述也不免有過份枝節的地方，我又大膽地把這些地方刪除，使讀者不會因過份主觀的批評與過份枝節的敘述，而感到厭倦，減少閱讀的興趣。這是應該說明的第二點。

本書中的八位人物，對於他們的每一個國家的政治，均具有推動的與決定的力量。

我們的環境儘管與他們的不同，我們的見解儘管與他們的殊異，但他們各爲自己的國家民族而不斷奮鬥，各爲自己的主張與目標而刻苦努力的精神與勇氣，是值得我們敬佩的。像南遜的不避艱辛，在歐戰期間拯救無數的難民，在歐戰以後交換無數的俘虜，像麥薩利克的盡瘁於捷克民族的獨立運動，像白利安的致力於歐洲的和平團結，像費尼齊洛的反抗土耳其統治，推翻君主政體，像史太林的沉思默想，獻身於勞働階級的福利，不論在人格上與精神上，他們都是奮鬥者的好榜樣。

我自信譯筆還算通順，不會使讀者感到艱澀之味。

原序

本書所列九個傳記式的肖像，是直接從實生活刻畫而成的。本書與我在一九二〇年以後刊行的許多評傳，如關於拿破崙、俾斯馬克、哥德等，頗不相同，而其特徵就在於此。這裏對生活與個性加以描寫的人物，我都相熟，有幾位，我認識得很久，有幾位，我時常見面。我和麥薩利克、墨索里尼與拉森諸三位，曾作長時期的，有系統的談話；和其餘幾位，則在他們爲公服務的生涯中，偶然相逢；談過一次話的，僅有史太林一人。

本書與另一新著的德國版，刊行於荷蘭，事前並接洽妥當，使本書以十二種不同的文字，同時出現於世界各國。這就算是國社黨在去年把我的許多著作實行火葬的一種答覆吧。我自己的書，單單在德國已經達到一百二十萬份的銷路，大概有一千份給那次的火葬所焚燬，哥德評傳亦在其內。當瀾天匠地的魔火自行消散，公正的批評者出來估

量目前亞利安英雄之客觀的，歷史的重要性時，我相信，在本書內已經把他們的生活與功績加以繪述的人物，仍然能保持他們的地位，一點不會動搖。

本書所記九位政治家，是否能公正地被稱為各國的領袖，有人難免要發生這樣的疑問。撇開英國與法國外，我的答覆當然是肯定的。因為我給其餘七個國家所選擇的領袖，毫無疑義地代表着該國最重要的現代政治家。白里安與拉森諾兩人努力追求的歐洲聯合政策，已告失敗，如果有人反對此說，那末，反對者定然是只顧眼前，不檢過去，而僅從每天的報紙上獲取全部思想的人們。關於歐洲之進展的基本趨勢，這兩位政治家的工作，比之他們的後繼者，其意義實重大得多。我們講到歐洲的領袖，並非故意想起黃泉之下的怪傑，却是想起在歷史的遠景中佔據重要地位，與他們的生活對整個歐洲發生特殊影響的那些人物。

在本書中，除南遜與拉森諾兩人外，其餘都是由自己刻苦奮鬥而成名的好榜樣。他們是從貧賤的隊伍裏慢慢地上進的。除南遜與馬太兩人外，其餘都會做過新聞記者。再

從職業上分起來說，五位是著作家，兩位是大學教授，兩位律師，兩位又是專門的哲學家。沒有一位是專門的軍人。

獨裁主義者與民主主義者的判別，雖然再不能十分鮮明，但列於本書前半部——題名民衆的服役者之內的人物，確可當之無愧。至列入本書後半部之內的人物，則稱為民衆的統治者。不過，那僅是一種相對的稱號而已。

在歷史的發展進程中，我們時常看出兩種相互起伏的不同狀態，即一爲陽性狀態，一爲陰性狀態。在陽性狀態時，民衆是活躍的，自動的，創造的，假使他們遭遇屈服，他們會完成自由，假使自由的運命操在他們自己的手裏，他們是勇往直前的，富於冒險性和創造力的。在陰性狀態時，民衆是被動的，靜的。他們希望有一個領袖保護他們，並爲他們決定一切。陽性的國家不期望獨裁者，誰想獨裁，他們便起而反對。固執地，不斷地講着領袖問題的時代，就是承認了它對於本身任務之指向的無能。因爲這種無能，對於政府之神格化的趨勢，乃隨之而生。凡自由的公民，能夠自由地接受並維護份內的責任，腦子裏當

然完全沒有神格化的這種思想。等到承認了一個政府具着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的神德，那末，個人除了盲目地効忠外，就沒有其他生活的目標了。効忠於這樣的偶像，如今是在各方面表現出來，在種族的與民族的敵對上，在把人民分成許多品類與標準的等級上，在使青年聊充戶籍簿中之數字的訓練上，都顯示着缺乏創造的幻想，與宗教的變質。如今正在灌注到數百萬歐洲人的腦子裏去的集團思想，就是代替個人的自我價值。凡需要集團去表現小我的人，會覺得他的地位僅在合奏的大我之中，個人是沒有多少地位的。

這種人類價值的軌範，對個人主義者毫不相干。個人主義者的理想是要去發展他的天才，由此而躋於神的地位，或趨向於他的靈魂中的觀念。在他看來，民族的集團是一樣天然的東西，好像眼睛或體格的顏色；愛國家的思想與愛鄉土的感覺，他完全異趣。由於現代貿易與運輸等的進步，歐洲的區域在一年一年地，不間斷地縮小起來。所以，國家主義的喇叭也吹得格外響亮，因為它恐懼着去面對不可逃避的結局。眼前超國家的觀

念所以黯淡無光，乃由於各國強欲把照放的燭火放射到自己的身上，好像他們是公共的紀念碑，或政府建築物的殿堂，而使行路人瞥見。然而，『歐洲之公民』却冷漠地站在陰暗的一角，凝視着天空的星星。

我的孩子們是生於瑞士，長於瑞士的。所謂民族的或國籍的問題，在瑞士實際上早經解決，因此，我比較容易教導孩子們去愛他們的鄉土。不過，就是我的孩子們屬於別一國，我也得這樣教導他們：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是給上帝特別挑選出來的，思想的功績是各國所共通的，人民的偉大只能夠這樣去加以估量，而不是用武力的增長，土地的擴充，或人口的衆多去估量的。能夠發現一種血清，使人類不致遭受某種疫病的傳染，這比誰將統治歐洲的問題，實具更高的重大性，各國把政府人格化的方法與程度，各不相同，如果我來加以比較，那末，我當毫不猶豫地說，俄國的制度似乎有着最好的未來的運命；因為，從金融之神的手裏取得了政權，並使一向被剝奪了公民權的人們享受一切機會，這必定會產生重要的道德上的效果。

怎樣統治的問題，並不像誰將統治的問題那般重要。在過去二十餘年，我完全把我的光陰消磨於個人的天才之研究上，並以傳記與戲劇的形式供獻給讀者。有人這樣設想：以為世界的歷史是確實地栽植於個人的偉業上，對於這樣的人，由四百個庸人管理的政府，當然比由一個精明強幹的獨裁者所統治的政府，要遜色得多。如今歐洲的青年，正是中着英雄崇拜的狂熱，我只要能夠再尋得出幾個值得崇拜的英雄，倒也會欣然參加的。我個人甯願受麥薩利克式的獨裁的統治，而不願受在名義上是民主的 *Bourbon* 式的統治。

如今，希望已經是成為過去了。『聯合的歐洲』的思想，已經給暴力拋擲到空曠的黑暗中。舊式的國家仇視，民族嫉恨重又發展起來。一方面，政治家羣集於莊嚴的會場，討論着防禦性的軍備如何不同於攻擊性的軍備，專在可笑的問題上浪費時間，一方面，各國却都在忙着製造同樣性質的殺人武器。其實，所謂防禦性的或攻擊性的，斷不是口徑大小的問題，而是在學校中所教授，與政府所公開宣傳的究為何種理想的問題。下一次

大戰不僅是殲滅的，並且連自身也不會有結果。就是說，在參戰的雙方，誰也得不到勝利。在眼前，運命之神準備着國家主義的最後審判。當種族與國家互決雌雄的偉大鬥爭宣告終結的時候，誰也不會去查問飄揚在被征服的城樓上的旗幟，究竟是屬於那一個國家的了。一切民族間的問題將一筆勾銷。犧牲者將向他們的領袖們和奸細們，取得招致民族衝突的金錢和財富的最後殘屑。而『世界公民』的理想，將湧現於末次洪流的水面上，我們的困頓的後繼者，將在共同的痛苦之中，向前邁進，獲得拯救。

——盧特威喜

八大偉人評述目錄

譯序

原序

南遜

麥薩利克

白利安

馬太

喬治勞合

費尼齊洛

一

三九

七五

一〇九

一三七

一六二

墨索里尼

二〇一

史太林

二二五

南遜 (Fridtjof Nansen)

——挪威的博愛主義者——

我第一次看見南遜，是在一八九九年的秋天，在慕尼黑博物學者大會（Munich Naturalists' Congress）所設的歡宴席上。大廳裏佳客滿座，獎章飾物，燦爛奪目，侍役來來往往，十分匆忙，杯盤鏗鏘，觥籌交錯，說不盡的富麗堂皇。大廳一端的高壇上，另外坐着十幾位的先生們和夫人們。那時我只有十八歲，還是一個年青的學生，傍着父親坐在大廳裏；我的臉孔老是朝着那個高壇，眼睛老是瞄着座上的一位客人。

我為什麼這樣注意那位客人呢？因為我新近讀過他做的一本書，裏面有着『獻給爲船命名並有勇氣期待的人』的題辭，我已經對自己足足復述了一百遍。等到大家舉杯祝飲的禮節告畢，父親就領我到高壇上的桌子旁，一位相貌莊嚴的客人，立起來歡迎

我們。他穿了晚禮服，細長的軀幹，好像全身都是肌肉。一雙鋼灰色的眼睛，從長而狹的面孔上迫直地凝視着我們，好像在老遠搜尋什麼東西。這一位客人就是弗烈特傑夫南遜，那時靠近三十歲。

當我們回到自己的桌子旁，坐在一羣大學教授中間的時候，我常常掉轉頭去看着南遜，因為已經和他握過手，講過話，便自以為我如今能夠比較真切地瞭解他了。我注意着他的有規束的手之移動，與銳利的目光之瞥視。他每隔了一歇，面孔上露出一次微笑。這樣，我纔認識一種對於我是十分新鮮的東西，而這東西却又很難形容。它表示一種內在的確定性，它顯然是從氣質、性格與智力的完全平衡中長成出來的。我們這位挪威的狩獵家和航海家，所以與一舉一動純然帶着學者氣味的其他在座來賓，大不相同者，就在於這一種特性。總之，他的外貌映出一種完全的內在的平衡，像這樣的人，我以前從未接觸過。

盛宴告畢，客人紛紛離座，我隨着他走進衣帽室，看他披上厚厚的皮外套，目送他的

背影。直到三十年之後，我纔再有遇見他的機會。

二

南遜在少年時期是一個繪畫家，在大學時期是一個漁獵者和科學家，後來却成爲一個地理學家、探險家和偉大的組織者。他既是一個冒險家，同時又是一個博愛主義者，而且對於前後二者，他都是熱情地委身從事着的。他在三十歲已經是一個博愛主義者，到了六十歲，他却還是一個冒險家，這兩根線是交織於他的生命之基本規範中的。譬如說，在第一次的探險旅程上，當他目視一種過着難於置信的可憐生活的遼遠民族時，他便覺得惻然傷心；他的最後一次的旅程，也是爲了拯救一種極端悲慘的遼遠民族，而這最後一次的旅程，却也是一次危難的冒險，需要意志與體質的同樣主力。

要瞭解南遜，須從體態方面去觀察南遜。他的身軀顯示出兩種內在的力量平衡，怎樣於二十年之間逐漸地變動着。這位頤長而健強、容色淡黃、皮膚鬆弛給海風醃炙過的南遜，似乎從少年時候起，甚至直到四十歲左右的時候，總是用着探尋的目光去觀察

人和野獸，不過並非要想攻擊他的對像，而是含着謹防與期待的精神。長大的鼻子，高高地架在鬢骨上面的光光的眉脊，剃得短短的美髭，細狹的嘴唇，形象生得很好的口部，這樣的人是不會任性浪漫的。他以整個的靈魂奉獻給一個女人，而不向許多女人表示熱愛。在男人中間，他不歡喜多講話，有時近乎待人不恭。他有洪亮的喉嚨，在席上雖也發出剛毅的笑聲，但從不高亢。

這樣的性情氣質，可以說是兩種血統的混合物，一種是來自貴族的母親方面的，一種是來自開創基業的祖先方面的。南遜弟兄們的父親，雖是一個富裕的律師，但他們小時候都受着斯巴達式的鍛鍊。他們住在森林邊的家庭裏，離開學校有五六里路，每天去讀書或回家，都是步行的。在夏天，他們到游泳的地方，一來一去要走近四十里路；到了吃飯的時候，他們還要輪流服務。他們的母親是挪威女子中鼓勵滑雪運動的最早者之一。她給南遜的第一雙雪鞋，不單破舊難用，且長短不等。於是有一位朋友送他一雙好的，那雙雪鞋，他足足用了十年。在二十歲之前，他就榮膺滑雪與跳雪的冠軍。到十八歲，他就打